



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召开第10次会议 部署救人防疫善后三大重点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 赵承)5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主持召开总指挥部第10次会议,听取被困人员搜救、伤病员救治、遇难者善后处理和灾区卫生防疫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议定以下事项:

第一,扩大搜救范围。部队要克服一

切困难,确保24小时内进入到所有村庄。第二,做好防疫工作。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医药器械物资要覆盖到所有灾区。尚无医疗防疫队伍进入的地区,要安排空运医疗防疫人员和药品。根据灾区防疫工作的需要,在5天内,每天增派卫生防疫人员500名,并派出1000名卫生监督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负责从全国各地调运防疫物资,在四

川或附近省市企业组织生产消毒杀菌药品。普及防疫知识,紧急印制500万份宣传材料,同时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开设专栏。加强信息沟通和统一报送,已制作的400台带有疫情报告软件和GPS定位系统的手机要尽快发往成都,开展网络直报系统工作。第三,做好善后处理工作。认真执行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关于“5·12”

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在遗体发现后尽快完成相关鉴别程序,并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处理,同时,做好家属抚慰工作。做好孤儿、孤老、孤残的救助安置工作,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国务院决定,3个月内,为每人每月提供600元基本生活费。民政部要抓紧核实确定“三孤”人员身份,采取就地安置和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进行安置。

全国 34073 人遇难

据新华社电 截至19日12时,我国四川汶川8级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湖北、河南、湖南等省(市)34073人遇难,245108人受伤。

据中国地震局报告,截至19日13时,共监测到4级以上余震155次,其中5级以上24次,6级以上4次。

安县 4000 人仍被困

据新华社安县5月19日电 汶川地震发生后,四川安县茶坪乡、高川乡和干佛山景区通往县城的山路严重受阻,约有2万群众被困。目前已有1.4万群众被营救出来,但仍有约4000名群众被困。19日,解放军已兵分4路前去搜救。

泥石流吞没 7 辆车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目前,通往汶川重灾区的公路运输主通道虽已打通,但沿线飞石、泥石流不断,已经累计有7台车辆被泥石流等埋掉。

据介绍,自抗震救灾展开以来,四川交通系统先后有158名人员伤亡。17日8时到19日17时,已经有2台抢通施工机械被泥石流掩埋,司机紧急跳车逃生;地方政府组织转运灾区群众的车辆,有5台因泥石流、滑坡等被埋,有的掉下悬崖、掉进河里,车上估计有近200名交通运输人员和乘客。

捐赠额达 108.34 亿

据新华社电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19日13时,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08.34亿元。

北川中学高三复课

据新华社绵阳5月19日电 19日9时30分,没有音乐伴奏,汶川地震受灾最重的北川中学509名高三学生,在集体清唱的国歌声中复课。

北川中学位于北川县城边两里的一个小山坳中,全校有师生2900多人。12日下午汶川地震发生后,两栋五层教学楼垮塌。据不完全统计,师生死亡和失踪人数有1300多人。高三的教室所在的主教学楼塌陷,所幸高三学生全部脱险。

被埋 164 小时获救 花甲老人生命体征正常

据新华社电 截至19日15时30分,被埋164小时的61岁老人李学军,经军队医疗队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恢复正常。



上图 18日,解放军战士抬着被埋145.5小时的幸存者沈培云,紧急送往医院急救。当日,江西公安消防总队救援官兵不顾多次余震和房屋随时坍塌的危险,在汶川县映秀镇经过8个小时的奋力救援,将被埋在倒塌楼房内145.5个小时的53岁的沈培云(男)成功救出。

左图 18日,空降兵某部官兵在传送石袋扎桥墩。空降兵某部官兵自5月13日进入地震重灾区平武县南坝镇后,全力抢险救灾。由于南坝镇和外界被一条湍急的河流阻断,这支空降兵抗震救灾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急流上用竹排紧急架设一座“生命桥”。 新华社发

四川开出首列转运伤员列车

卫生部: 转送病人主要考虑邻近省份

据新华社电 四川第一列转送伤员的列车19日上午载着200余名伤员从四川绵阳开往重庆。绵阳市已连续3天转送伤员。

19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辆救护车还要转送部分病情稍重一些的病人。目前计划绵阳总共将往重庆转送2000余名伤员。而重庆已安排10家医院5000张床位准备接收各地的伤员。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局局长王国强说,将病人转送外地,是为了减轻绵阳当地的医疗救治压力,也使病人

得到更好的治疗。现在各地都积极申请接收伤员,但考虑伤员的实际情况,今后转送病人主要考虑邻近省份,如云南、贵州、陕西等。

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重庆派出医务人员随车接伤员,一些外来援助的专家协助护送。列车上增加了车厢服务人员,有的还经过了急救培训。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介绍,目前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基本都已来到四川,全国已有700名防疫人员在四川协助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他说,卫

生部将保证消杀灭药品的供应,并要求灾区每天实行疫情零报告制度,即没有疫情也要报告,还要实行疫情日报制度。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铁路已经调集了大批的客车车辆,全力做好转运伤员的准备,并开行转运伤员专列。现在除成都局准备的5列客车外,广铁、南宁、北京、上海等局已经集结了23列客车待命,广铁集团、昆明局、郑州局和南昌局的支援列车已经开出,19日有3列伤员专列到达成都。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的一幅照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感人瞬间: 痛失爱妻的一名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遗体绑在自己背后,骑着摩托车送她去太平间。在极大的悲痛中,他努力要给予逝去的妻子最后的尊严。

给死者以尊严,让生命拥有自始至终的尊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孔门弟子子路,在灾难降临时正好衣冠,保持了最后的尊严,史称“结缨而死”。

截至5月19日12时,汶川大地震已造成34073人死亡。这并不是抽

生者不朽的爱 是死者不朽的名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象的数字,它每一次微小的跃升,都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不宣而战的毁灭性灾害,顷刻间剥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生者的心里,化作了一曲生命长歌。从此,我们将生活在他们突然被打断的生活里,他们将生活在我们依然清醒的记忆里。年年坟上生秋草,日日映秀到夕阳,无尽的哀思与怀念将渗透每一

个人的心。“既然幸存活了下来,就要好好地活着。”所有活着的中国人,都是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对于写作者,我们握着的就是遇难教师的笔;对于耕耘者,我们挥动着的就是遇难农民的锄;对于旅行者,我们穿着的就是遇难行人的鞋。我们是失去父母者的父母,是失去孩子者的孩子。并不是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有机会三尺遗孤带回家抚养,但只要他们的家园一日不能重建,我们的思绪就会与那片废墟同在。国务院决定,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此时此刻,在这对遇难者最高的礼遇中,我们能听到一种声音:“我并没有离去,你只因想起我而哭的人,我只是改换了住处。我将在你心里长住,被爱的人将化作爱者的灵魂。”泰戈尔说:“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对于汶川地震中数万遇难者,我们谨以自己不朽的爱,赋予他们不朽的名。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在一线

献给北川的橘子

新华社记者 朱玉

可以看出,这个满地扔着木耳、大料等调料,还散发着鱼肉腥味的地方,是北川原来繁荣的农贸市场。

尽管它现在瓦砾遍地,塌得不成模样。地上扔着的,还有大堆的水果。香蕉、苹果,还有枇杷,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北川的特产。

在天府之国中,这也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茶叶,是小小北川的骄傲。

在地震之前,这个北周时就设置的县,正在为建设国家环保城市而努力。至地震时,它距国务院批准设置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不满5年。

气候专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城。两年前,全国气象、环境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在北川召开,专家们认为,北川的气候环境综合指数比很多著名旅游景区还要优越。因此,北川被誉为中国的达沃斯。

然而,几分钟,一切都不复存在了,除了北川依然不变的气候,和它伤亡过半但仍然不屈的人民。

但是,在北川几天,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大自然要如此出重手惩罚这样一个城市,和它平和善良的人民?

走过几个重灾区后,多次历经生死的抢险队员都公认,北川,是他们看到的被地震摧毁得最为惨烈的地方。

临街的一个小食品店,一个妇女显然在地震时看到了从山上被震下,向她扑面而来的巨石。她转身向店里跑,但是,巨石追进了店里,追上了她。

满街都是被砸得身首异处的车辆。最为惨烈的,是一辆似乎正行驶在街头的金色小车。地震几乎成了这辆小车的破拆工具,车子的部件散落于方圆几十米的地方,后半截完全不见了,方向盘严重变形,车钥匙断在钥匙孔里,前保险杠飞在一块巨石边,挡把孤独地躺在5米外的街面上,一个崭新的车轮,自己向后滚出去了10米开外。同行的驾驶员说,单从车胎的纹路看,这是辆新车,跑了怕还不到五万公里。

只能推测哪一个是车子的主人了,这位驾驶着新车,行驶在幸福道路上的主人,在距离车子几米远的地方,巨石下,我们看到了他的手。

搜救人员近乎拼命地搜索幸存者,也以几分钟一个的频率抬出遇难者,但散落于各处的遇难者实在是太多了,或处于几十吨的巨石之下或身居人们尚未发现的废墟之中,是短时间内有限的人力很难将他们拉出的位置。所以,即使发现了身处巨石之下的遇难者,搜救人员只能用黄土将他们暂时掩盖——毕竟,在灾难发生后的最短时间内,抢救生

存者,是当务之急。

在尚未完全坍塌的北川长途汽车站院子里,躺着3个遇难者。其中的一个,是一个长发的年轻女子,这个生前看来十分爱美的年轻女人,穿着一条白色的裤子,上面满是已经呈黑色的血迹。她似乎在受伤后,想找到一个平坦地方躺一下,于是,躺在一块门板上,从此,以睡觉的姿势,安详地一睡不起。

我随手抓了三条编织袋,将3位遇难者的面容遮起——中国人,是极为讲究逝者的尊严的,我没有能力当时掩埋他们,但,给他们一点尊重,这是我当时所能做到的。

北川中学学生宿舍的残骸上,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熊,孤独地挂在那里,等候着生死不明的主人。在北川以往平静安逸的日子里,被父母呵护的学生们,想来是不会缺水果吃的。但是,我不知道,在5月12日,走进课堂之前,孩子们有没有来得及往嘴里塞个水果,或者,喝上一口水?

受了伤,躺在废墟里的你们,会口渴的呀!

从随身携带的东西中,找到了个大橘子。我穿过一排排的救灾帐篷,捧着这个水果,将鲜艳的它郑重其事地放在了北川中学的废墟上,鞠躬。

单薄的水果,是我们厚重的心意。安息吧,可爱的孩子们。

离开北川的车上,我哽咽难言。同行的男记者田雨喝道:“不要哭!”

然后我看到,这个在地震当天就到达灾区,几天之后瘦得几乎脱了形的30岁男人,摘掉眼镜,将一大把餐巾纸堵到自己的眼睛上。

据新华社北川5月19日电



2008年5月16日,新华社摄影记者高学余在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县采访。



2008年5月14日,新华社记者孙闻在德阳市汉旺镇采访时安慰勇护四名学生的遇难教师谭千秋的妻子。 均为新华社发